職

中郡以上及江揚朱提郡郡各置部從事一人小郡亦置一人又有主簿門亭長録事記室書守佐從諸曹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凡吏四十一人卒二十人諸州邊遠或有山險瀆近寇賊羌夷者又置弓馬從事五十餘人徐州又置淮海凉州置河津諸州置都州從事各一人凉益州置吏八十五人卒二十人荆州又置監佃督一人郡皆置太守

宋百官志刺史州各一人刺史之為言猶參覩也寓言亦

之諸郡各有舊俗諸曹名號往往不同

南齊百官志魏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督起漢帝時御史中丞馮獻討九江督揚徐二州軍事而徐爰宋志云起魏武遣詣州將督軍王珪之職儀云起光武並非也晉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為刺史

州置別駕治中議曹文學祭酒諸曹部從事史郡太守大史部縣為國為內史相

此段未詳

曹兵曹騎曹都官法曹部郡等從事員上上州刺史置
府屬官有長史司馬録事功曹倉曹中兵等參軍事及
掾史主簿及掾史記室掾史外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
等參軍事及掾史參軍事及法墨田鎧集士等曹行參
軍及掾史右戶掾史行參軍長兼行參軍督護統府録
事統府直兵箱録事等員州屬官有別駕從事史治中
從事史州都光迎主簿主簿西曹書佐月令及史祭酒
從事史部郡從事皁服從事典籤及史門下督省事都

品二萬以上八命一萬以上正七命五千以上六命靜
帝大象元年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隋
高祖雍州置牧屬官有別駕贊務州都郡正主簿錄事
西曹書佐金曹戶兵法士等曹從事部郡從事武猛從
事等員并佐史合五百二十四人上上州置刺史長史
司馬錄事參軍事功曹戶兵等曹參軍事法士曹等行
參軍行參軍典籤州都光初主簿郡正主簿西曹書佐
祭酒從事部郡從事倉督市令丞等員并佐史合三百

主簿五官省事録事及西曹戶曹金曹租曹兵曹集曹
等掾佐太學博士助教太學生市長倉督等員合二百
一十二人上中郡減上上郡五人上下郡減上中郡五
人中上郡減上下郡四十五人中中郡減中上郡五人
中下郡減中中郡五人下上郡減中下郡四十人下中
郡減下上郡二人下下郡減下中郡二人上郡太守三
品中郡太守四品下郡太守五品後周戶一萬五千以
上郡守七命一萬以上正六命五千以上六命一千以

人以貳之次置東西曹主掾薄司功倉戶兵法士曹等
書佐各因郡之大小而為增減黃恭交廣記秦兼天下
改州牧為刺史朱明之時則出巡行封郡玄英之月則
還天府表奏刺者言其刺舉不法史者使也
唐職官志至德二載罷郡為州復以太守為刺史上州
從四品 中州正四品上 下州正四品下 武德令中州刺史正四
一切為下州加 入正四品下 京兆河南太原三府牧各一員 從二品
置十二牧秦以京城守為內史漢武改為尹後魏北齊
周隋又以京守為牧武德初因隋置牧以親王為之或
古官帝

皆持節故刺史臨部皆持節至魏晉刺史重任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後魏北齊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隋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刺史之名存而職廢而於刺史太守官位中不落持節之名至今不改有名無實也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大將為刺史者兼治軍旅遂依天寶邊將故事加節度使之號遠制數郡奉辭之日賜雙旌節如後魏北齊故事名目雖殊得古刺史督郡之遺意者也

別駕一人從五品下

長史一人從五品下

司馬一人從五品下

錄事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下

錄事三人從九品上

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六曹參軍各一人並從七品下

參軍事四人執刀十五人典獄十四人問事八人白直二十四人市令一人從九品上

丞一

一人從五品上 開寶八年敕坊司衛得人乞補外官中書擬上州長史太祖曰此輩宜于樂部中遷轉上佐官不可輕授乃補太常寺太樂令

司馬參軍事一人從五品下

録事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上 諸府為司録諸州為録事戶不滿萬則省録事司戶

司法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下 司法天聖元年流内銓言先准勅諸州無録事參軍者凡六十七處置録事參軍替見任司法司戶兼録事參軍員闕

司理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下 國朝別置專鞫獄事劇者置二人太平興國九年以諸道多闕司理參軍

河東節鎮

河東太原府

建雄軍晉州

鎮西軍麟州

祁州 屬河北團練州

磁州 滏陽屬河北團練州

河東防禦州

代州

河東團練州

絳州

儀州　環州

京東節鎮

鎮海軍青州　北海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

武寧軍徐州　彭城大都督府長史

天平軍鄆州　東平河堤等使

泰寧軍兗州　大都督府長史

彰信軍曹州　濟陰

安化軍密州　高密

興德軍齊州　濟南

京東防禦州

撫州
歙州
江州
池州
饒州
信州
筠州
太平州

淮南節鎮

淮南揚州 營田等使 都督府長史大
忠正軍壽州
保信軍廬州
保靜軍宿州 河堤等使
集慶軍亳州 河堤等使

象州

廣南刺史州

韶州

潮州

梅州

英州

賀州

端州

循州

連州

南雄州

惠州

封州

新州

澄州無虞
富州開江
繡州儒林
蠻州武羅
嚴州高城
河北袍罕
錦州常豐
巖州修德
演州忠義
恭州和集
愛州崇平
富州龍平
黨州善慶
當州和利
田州惠往
勒州富休

所居著名有父風 前漢翟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為郎遷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秉州統

見前沿革

何武奏選舉牧守委任三府 後漢郎顗拜章曰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史不良既外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稱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疎小網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太平非不能面譬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詣闕奉章狀待重誅

竹馬迎 郭伋字細侯遷為并州牧伋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携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迎于道路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拜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

洲境內皆稱之為王 表請京西面築防 後魏廣陽王喜遷司州牧喜表請於京西面築防三百二十三丈周一千二百乞發三正復丁以光斯役雖有暫勞姦盜永止 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太祖甚重之常以六條置座右又令百官習誦之且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請一年租以賑饑民 皇甫嵩刺史門

## 刺史

**不揚戴聖惡** 前漢何武為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行事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武使從辛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進博士毀武于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為羣盜待繫廬江聖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 **九折坂** 王陽為益

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嘆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 賜車蓋特高一丈

黃霸為揚州刺史治有績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載以彰有德

## 決遣如神

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録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勑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寃及言盜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于此後博徐問果有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

## 嚴一州表率

何武奏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

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逐去之介山之上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子推遂不出焚死龍星火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禁之俗謂子推以此日被焚至正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人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火老少不堪之歲多死者舉既到官乃作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

賜三公服 郭賀字喬卿拜荆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歌之曰厥德神明郭喬卿中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二天

蘇章字孺文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

賈父來晚 賈琮字孟堅交阯土多珍產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吏民怨叛中平元年

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靈帝以賈琮為交州刺史琮到部刺其反狀咸言賊敘過重京師遼遠告寃無所故遂為盜賊琮即行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誅斬渠帥百姓歌之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犯

**赤幢褰** 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聽廣視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幢褰以自掩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賄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請一年租以濟飢民** 續漢書皇甫嵩北牧奏請一年租以賑飢民民歌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母不任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嵩今復安居

**宣恩遠夷** 种暠宣恩遠夷皆懷服漢德

**過江厲聲** 張禹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南有子胥之神難于濟涉禹厲聲言曰子胥如有靈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

**誣富者以大罪沒入財物** 侯賢為益州刺史豐富者輒誣

以大罪皆誅滅之沒入財物

**王獨坐**　謝承後漢書吳郡王閎為冀州刺史不發私書不畏豪強號曰王獨坐

**食乾飯**　左雄為冀州刺史不舉煙火常食乾飯

**入界即雨**　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往甘雨即注東海金鄉兩縣僻在山間傳嵩曲到其縣入即雨

**與士對坐暗中**　巴祇字敬祖為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俸祿不使有餘幘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漆傅墨用之與士對坐暗中不燃官燭

**糾發單匡**　第五種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陽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于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糾發其贓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

**計日受俸**　楊秉字叔節雅素清儉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不入私門家室貧窶并日而食

**併日而**

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單馬到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于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以儉率苟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堰以溉稻田官民有蓄以儉率下

司馬朗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在軍旅中常惡衣服以儉率下

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後吏民亡叛更相扇動習到官誘諭招納以禮名其豪右稍稍薦聞使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不將妻子入官舍

裴潛字文行為兗州刺史每之官不將妻子入官舍妻子貧窶織紝筐以自給

皎然清白

徐邈遷涼州刺史皎然清白不携妻子妻子常忍飢寒

真刺史

賈逵有文學為豫州刺史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

詣幕府

世多其能任賢

呂虔有膽勇文帝即王位為裨將軍加威勇將軍請琅琊王為徐州刺史每之官不將妻

吏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薦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子復何所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達到官數月乃還者見各具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皆舉奏以免之帝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以豫州為法

**衣繡晝行** 張鷟字德容出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曰君還本州可謂衣繡晝行也

**在州二十年而居處貧窮** 梁習為并州刺史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初二年召為大司農習在州二十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雖在外任心存朝廷** 王景字文舒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畧依古制而合于時務者二十餘篇

**吏民追思** 賈逵為豫州刺史病歿吏民追思

**州人思之** 司馬朗字伯達為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建安二十三

吹 晉向雄太始中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扶出小吏 劉扶為并州刺史初扶之并州昔同時為
須昌小吏者十餘人祖餞之其人輕扶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屬有罪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感悅 斷 決如流人不敢欺 荀晞字道將練于官事為兗州
刺史案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 受杜預王渾節度 晉初詔書使益州刺史王濬下建平受杜
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杜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咸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乃與濬書曰足下既摧西蕃便當徑取秣陵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使要令暫過論事濬揚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夕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頻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表遠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 清畏人知 胡威父質為荊州刺史威自京師定省告歸父賜絹一疋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絹

毅曰三刀為州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守果遷益州刺史一是酒室中有齊中酒廳事酒猥酒同麴蘗而優劣三品弘下教曰投醪常與三軍同醉豈得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

別酌貪泉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貪泉言飲者有無厭之求隱之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啜重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妖星見 元帝初拓定江南勤軍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又術人戴以祖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既渡江累破石

弟樵薪 祖逖為豫州刺史不畜資產克已務施子弟耕耘負擔樵薪

治稱不煩 石彪遷江州刺史治稱不煩在郡弋鈞山澤縱心流覽望之若畫

秋夜登樓 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

又善音律為中興第一遷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乃上疏以江州虚耗年歳不登宜併小縣除逋米州治置還豫州詔令移州尋陽餘皆聽之伊隨置拯撫百姓賴焉年二十荀羨為史時年二十中興方伯未有如羨少者接豪士以友道臧榮緒晉書華轂字彦夏歷江州刺史在郡甚有威惠州之豪士以友道接之甚得江表之稱三窟王衍字夷甫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徒母弟澄為荆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荆有江漢之固青有附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于此足以為三窟也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晉陽秋劉弘字和季為荆州刺史值王室多難得專命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屬以公義而有興廢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悦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牛産犢官舍留之而去晉書寧暨為青

州刺史有私牛產犢官舍留之而去殺弟干寶晉記荀晬字道將為兗州節斬之姨母叩頭及中外皆乞活不聽死後往哭之甚悲曰殺弟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姿容如畫觀者塞路王規字令武廣州刺史姿容如畫每行觀者寒路百姓感化復觀太平祖逖別傳逖為豫州刺史喪亂之餘髑骨未收者為之殯殮葬其骨肉恩薄不收殮者加賑責由是百姓感化復見太平置酒大會坐中耆老相與流涕而歎曰吾等投老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又童謡曰幸哉為民免豺虎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青醪甘飴脯亦何報恩歌且舞男女出境迎者萬餘人宋書始興王濬字僧達為荊州刺史曹無留事獄無滯囚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父赴民如急水火何時復來乳哺我重臨荊州男女出境迎者萬餘其得人心如此三臨徐州威惠宣著

王懿字仲德為鎮北將軍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惠宣著嗜酒醉輒累旬

范泰外弟也嗜酒醉輒累日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曰酒雖會意亦以傷生

秦交州刺史杜慧世司交部布衣蔬食治國如家

羣蠻緣經送千餘里

侯劉道彥卒在州有惠化及喪東歸漢濱羣蠻緣經號哭送千餘里

為雍州刺史嘗置錢還都置物有獻計者曰于江陵買貨至都回換可得倍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耶乃復求利

置宅百三十萬

王琨為廣州刺史世謂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琨無所取表獻俸祿之半州鎮舊有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表獻俸祿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帝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置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

起臺榭延僚屬

梁書夏侯詳為湘州刺史詳善吏事

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仲舉宅遂達武帝接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及恪還武帝問之恪大慙

憒憒主人 蕭恪為蔡蓬王秀之安西也郢州人聞其疾百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庚大姓商賈咸為請命及薨四州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

裂裳為帽哀哭送之

衣錦還鄉朋無西顧之憂 柳慶遠字文和為雍州刺史高祖餞於亭曰卿衣錦還鄉朋無西顧之憂

二獸自斃 宗室蕭業襲封長沙王者督南兗州刺史徙湘州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為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見猛獸旁有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二獸自斃言訖不見衆並異之

四獸死於郭外 宗室蕭象為湘

州刺史湘州舊多猛獸為暴及象任州日四獸死于郭外自此靜息故老咸稱至德所感**自立碑宗室**蕭明為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政德樹碑于州門內及碑匠採石出自巴陵明名廣營廚帳多名人物躬自率領與石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洗足致敗**陰子春為梁泰州才術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其身服垢污腳數月一洗言每洗則人才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敗**衰老無能抗敵**梁後署初任約拒捍未得其人等議之羅曰當今所仗莫若蕭公上應聲謂惠曰社稷存亡在斯一舉卿去同族休戚為我行乎惠對曰臣之少壯猶不若人今衰老矣無能抗敵**歐陽顧有匡濟才**陳景平中元帝徧知羣臣未有對元帝曰吾已得一人矣侍中王裒進曰未審為誰帝曰歐陽顧甚公正匡濟才恐蕭廣州不

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

## 臥虎

後魏李崇寬厚善御衆在揚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冠賊侵邊所向摧破號臥虎

## 父子相代

畢世榮之時終敬以老還鄉常呼其子元賓為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勑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

## 為牧之道亦易亦難

高陽王雍為潮州刺史誡曰為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曰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是難

## 修召公廟

高允為涯州刺史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鄜縣見召公廟廢毀允歎曰召公之德關而不祀為善者何望乃表修葺之允時年九十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斷決為事

## 置鼓樓

李崇為并州舊多叔盜崇乃村置一樓樓上懸一鼓有盜則擊之俄頃之間聲布百里遂多擒獲諸州置鼓自崇始

## 武士彠文士下筆

安南王禎為雍州刺

史高祖餞之于都亭詔曰今者之集實曲宴各命賦詩不能者聽射當使武士彎弓文士下筆移治東城汝陰王子修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曰修短者命有之可辜維城之寄違吉就凶時亦聽更立辟宇修義于是移治東城斷亡失子李崇為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倖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崇俱禁之各在別處禁經旬日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病已暴死有赦解禁可出奔喪也荀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倖伯嗟咨而已殊無不滿之意崇乃以兇還泰詰倖伯詐狀倖伯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州民請輸絹粟以報恩任城王雲冀州刺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于是合州民請各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勸課農桑修飭太學季平為相州刺史勸課農桑修飭太學簡

試通儒以充博士遷五郡聽敝者以教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講堂親為立贊畫履虎尾踐薄氷於客館以示誡焉

## 立文學崇武館

韋彧為豫州刺史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表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事境內肅清以所賜穀帛分州內孤貧韋珍

遷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遷龍驤將軍賜驊騮二匹帛五十疋穀三百斛珍乃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鄉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 州中十善

陸使長子馥高祖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嘆其父智過其軀是復出為湘州刺史假長廣公多智有父風

踰于父矣少為內都下大夫為政清平抑強扶弱申州有舊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以政事責之以方畧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于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敢寇盜名為散騎常侍人乞留者千餘人

州人乞

**留上封孫叔敖廟毀蔣子文廟** 任城王澄為揚州刺史子文廟請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 **慈父** 宗室元孚為冀州刺史勸課農桑境內稱為慈父都州號曰神君 **彈鷰** 李惠為雍州刺史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鷰爭巢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網紀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鷰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殊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服其深察 **辭訟** 李惠為雍州刺史人有負薪者同糈下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有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網紀曰此羊皮可考知主乎羣下各無荅者惠乃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蹙眉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覽究多如此類 **表求賑貸** 北齊李元忠為光州刺史州境災傷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少遂出五十萬石賑之事訖

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名拜侍中旬日成化南齊豫章王蕭嶷初為荊州政王儉以書與嶷曰舊楚刺史至州坦懷納善則廉恩在緝理公臨莅甫通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慕義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期月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桴鼓不鳴邢卲除兗善政梓歎不鳴吏人效狀守令長短無不知之罷牛酒祈子胥廟宗室清河王勗為楚州刺史有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神祈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勗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捐百姓乎告諭所部自是遂止百姓賴之前兄後弟夏侯達為南豫州刺史達兄亶先經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口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箋前直叙所論之事後云謹口箋月日下火云某官某官某箋故府州置典箋以典之宋

民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為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藏典藏之權稍重太明太始長王臨藩貴族出鎮莫不皆出納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宗慤為豫州吳喜公為典籤慤刑政所施喜公每多違執慤大怒曰慤年將六十餘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公搶額流血乃止自後權寄彌隆典籤遍互選部一歲數反將至輒與閒言訪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惟慮不足於是威得州郡權重藩君

## 得一州如斗大 上放囚展謁親戚

張華原字茂先博物洽聞少勤學重十人謂曰今三元之始天下黎民皆得申賀尊老獨卿等幽閉令給假片日得展謁親戚期盡還也囚等應期畢至

## 生男放囚 平覽字明遠拜揚州刺史

其妻生男覽因喜酣醉境內禁囚悉放時有闕上放覽醒而知之上表自劾顯宗原其罪

## 夢山上掛綵 細作二人亦

張亮武定初拜大中大夫薛叔常夢亮於山上掛綵以告亮曰古之字山上絲幽字也君其守幽州乎數月果然

六駁食猛獸　張華原為兗州刺史先是東北十七里平山中有猛獸為暴忽有六駁食猛獸為化感所致

正恐不久復來　盧潛為揚州刺史甚為太守所憚武州民以潛戒斷酒肉篤信釋氏不殺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送潛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爾至鄴未幾陳將吳明徹渡江侵掠復以潛為揚州刺史

趙郡王泉　趙郡王叡除北朔州刺史有無水處禱而掘井鍊總下泉源涌出號曰趙郡王泉

捕獲換新靴人　任城王楷為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川洗衣有乘馬人携其新靴馳而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楷名居城諸嫗示之曰有乘馬人被賊害刼遺此靴馬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之曰兒昨日著此靴去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人伏其明察也

祀井泉涌

平覽遷懷州刺史覽奏請於西故車道築城以杜西軍尋而西魏來攻新築城粮糗未集素乏水南門內有大井隨汲即弱覽具衣冠向井祝至期而井泉涌有異於常而在此州唯飲此水實熾為原州刺史推抑豪右申理幽滯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屢經擾踐常與僚吏於泉側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惟飲此而已

## 畫楊震像於私室題詩於清水亭

申嶽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私室以自戒及代還人送者數十里不絕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讀遞相謂曰此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

## 暴過猛獸

庫狄士文為貝州刺史至州長吏尺布斗粟之賕無所受貸得千人表奏之慈配廣南親戚哭聲遮於州境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趙達二人並苛刻惟長史有惠政人

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哮人上聞之歎曰士人暴過猛獸居室患蠅杖門者庫狄伏達為并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患蛇杖門者曰何故放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不識士流開府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擒縛遣築墻受絹千疋解律武都為經衛北受絹千疋黎陽郡守石曜手持一縑而謂之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之外並須出於吏人武都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何忍欺仁君鄭禮述為兖州刺史人有仁君執布歸首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祖述特原之置勲州後周文帝以韋孝寬立勲玉璧遂於玉璧置勲州以孝寬為刺史取孝寬之勲名之也路側植樹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補孝寬臨州乃勑州内當土堠之處植樹以代之既免修補之勞旋又得庇蔭太祖後見之惟而問之人以

狀對太祖嘉之曰豈得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二樹百里堠種五樹焉

**路車鼓吹** 蘇亮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鄉黨經過故人宅旬月而後入州世以為榮

**為隣境士庶所重** 獨孤信為泰州刺史常出獵日暮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焉其為鄰境士庶所重如此

**為本州刺史** 劉雄高祖嘗從容謂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本鄉猶衣錦夜遊今以鄉為本州如何雄稽首拜謝於是以雄為河州刺史雄先已為本縣令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

**賜以所服冠履衣被** 史寧為涼州刺史遣使詣朝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服及弓箭甲楯等賜寧謂其人曰為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公推心以輔孤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容貌魁偉聲音如鐘** 長孫儉為荊州刺史時梁岳陽

黃金封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鄉里運米以自給泉企爲雍州刺史性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孤之有鄉若手臂李遠字萬歲以刺史太祖謂之曰孤之有鄉若身之手臂之用豈可暫輟於身於是令遠兄賢代州事有殊勳授原州再有衣錦之榮一門之內令孤整字孤延保弟休聰敏有文武才用與整同起兵逐張寶時多功於本州刺史晉公議謂整曰以公勳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委任不宜遠出言公一門之內須再有衣錦之榮乃以整爲燉煌太守老羆當道王羆字熊羆除華州刺史常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熊羆不之覺比曉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卧豬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文帝聞而壯之

中所有繫囚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固執不可揮曰昔王長文虞廷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景行之自此獲罪彌所甘心幸勿虞也諸囚荷恩並依限還

**吏不敢欺** 梁南康簡王績為南徐州刺史年始十餘主者受貨洗改解書行事不覺績知曰縣解有姦詰之由是吏不敢欺稱為明智

**文案無擁** 吳平侯為南兗州刺史清恪有信明解庶獄善知奸惡文案無擁吏民不敢欺

**閑草隸有君子風** 吳均齊春秋徐州刺史陳顯達少有膽氣好弓馬頗閑草隸有君子風

**自縣之州近世未有** 傳琰字季珪年二十為山陰令後重為山陰遷益州刺史自縣之州近世未有也

**贈竹屏風** 三國典略賀祥為荊州刺史有惠政遠近款附梁岳陽王察欽其清德乃贈以竹屏風祥難違其意取付

所司太祖聞之並賜祥置水器授書華陽國志趙瑟為青州刺史水器發書皆投有貴要囑記書瑟於廳事置其中一無所報吏民塞路攀車隨之嚴尊字王思為青州刺史仁恕在民每當遷官吏民塞路攀車隨之喜懟悲三者交集桓氏家傳桓範為兗州刺史表謝曰喜於復見遷擢懟於不堪所職悲於懷戀闕庭三者交集不知所裁聞喪罷市傳泣數千里在官不迎妻子巴祇遷揚州刺鍾巡良吏傳羊祜字叔子為荊州刺史恩惠均給人不疲勞及祜卒於洛陽信日中至荊州荊州市方大合聞祜薨即罷市舉市肆皆號咷處處傳泣數千里在官不迎妻子巴祇遷揚州刺史在官舍不迎妻子未嘗食魚肉重授并州為天下最梁習字子虞遷并州刺史召其豪右邊境咸安燕貢達明士咸顯於世武帝善之文帝即位以習有譽并土重授并州為天下最節次六閒坐

無完席吳隱之字處默為廣州刺史及罷之日惟有
笻竹茨六間而已坐無完席乃以蓬為屏風吳
人襁負而至者數萬羊祜為荆州刺史恩施均及民不
疫勞吳人襁負而至者以萬數
開廩訖上聞喬玄字公祖徙梁州刺史歲飢玄開倉以
給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表聞玄曰若待奏
報民且死矣開廩訖乃上聞天子嘉之懷義忘罪王望字慈卿為青州刺
史歲飢俾有草食五百
餘人因以便宜出布粟給廩與作衣事訖乃上表天子
以不先表聞百官皆云犯專命之誅鍾離意獨曰昔華
元子反楚宋之時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
美論令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
將乖聖朝愛人之旨帝嘉之乃賞望市無二價江革字季思遷梁州刺史
撫養邊戍好施惠愛市無
二價攀車號惜邵瞻字思遠遷益州刺史百姓攀車號惜腹心臣零陵先賢傳
衛臻領選舉

傳為益州刺史文帝曰遐吾腹心臣也吾方與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不可授以遠任別選傳焉民吏懷之不忍欺陶氏傳基字子叔先為荊州刺史及薨百姓嘆息莫不號哭其子瑭復為是州政務清淨而已民吏懷之不忍欺路旁女子哭聲不哀益部耆舊傳嚴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路旁女子哭聲不哀問所哭者誰對曰夫遣燒死遵勑吏與語謂吏曰死人自過不燒死攝女令人守屍曰當有物往吏曰有繩聚頭所遵搜視鉄釘貫項攜問乃以淫殺夫得交及為交州世說爰綜為新安太守南界有刺石綜至下釁有人於下得剪者咸異之主簿對曰昔長沙相王當餞孫同老云此州狹而長君當為長沙事果應夫三刀為益令得交刀君亦當為交州後果如其言重千斤語林孟業為幽州刺史其人甚大或以重千斤見庭前井中出異苑晉陸韋卻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人

從庭前井中出長尺許被帶組甲伍相隨出門良久乃盡
邵兄數善占筮常云吾子弟當刺史即青廣二州也史
人立廟設祭干寶搜神記王業和帝時為荆州刺史遷
司隸校尉卒于枝江吏人立廟設祭刺石
銘德刻石銘德上州界山響稱萬歲者三隋書慕容三藏
州署連雲三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賫
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兎馴壇使還工大悦屈公
卧治楊常希表有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
堪養病屈公卧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還笏
復拜張威以平王讜功拜青州刺史頗治產業遺家僚
於民間鬻荻根其馭吏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
責坐廢於家從行泰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
下每委公以重任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終名行唯利
是嗜豈惟辜負朕心亦且累公名德因謂威曰公所執
笏今何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愿無顏復執謹藏於家

上曰可持來明日奉笏以見上曰雖不遵法度公効力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復拜洛陽刺史戴帽賜片梁齊先拜州刺史言於上曰臣前待罪湘州百姓呼為戴帽賜片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為湘州改絃易轍以變其風俗上荅隆恩從之復為湘州刺史豪猾聞彦先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及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於是俠猾函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稱為良二千石令狐熙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後戶口簿籍多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萬口在職數年風教大行稱為良二千石

考績為天下最唐開皇四年上幸洛陽令狐熙來朝州境大駭戶口盈路在州藩白烏白麏嘉禾復遶百姓出境迎謁歡呼盈路在州藩白烏白麏嘉禾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徙為河北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立碑頌德及上祠泰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佞乃命熙為汴州刺史下車禁遊食抑工商民有

陳少游惡令管內刺史送妻小在揚州以質萬福獨不送謂使者曰為某白相公萬福妻子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意終不之遣為人所稱

**奏放逃戶欠錢** 李渤字濬之遷江州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理逋逃渤上疏曰伏奉勅度支使所奏令臣設計督填逃戶所欠錢四千餘萬臣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督三十六年前逋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不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持節印特乞放臣歸田乃下詔曰江州所奏實為懇誠若不放蠲免實難存濟所訴逋欠並放

**方渠水流** 楊朝晟字叔明為鄧州刺史奏方渠合通水波皆賊路方渠無水師旅嘗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迹水隨而流朝晟命築防澤之遂為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務舉大綱** 楊恭仁隋司空雄之長子仁壽中累除甘州刺史恭仁務舉大綱不為苛察戒夏安之文帝謂雄曰恭仁在州甚有善政非惟

穢嘗指獄門謂左右曰此我家錢鑪其暴如此祝神虎斃南漢謝傑為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為暴人不安居傑一日沐浴謁城隍神舉酒祝曰愚民何辜而虎暴之蓋刺史無德化願虎只食刺史無傷愚民因屏去左右獨宿殿庭中是夜三鼓廟東南隅忽有物哮吼其聲如雷良久乃止及遲明視之數虎悉斃

民安俗阜王延彬弱冠為泉州刺史在治三十餘年民安俗阜歲無災疹人以為淳厚所致李大蟲楚李瓊為桂州刺史魁岸多力每食肉十餘斤据大嚼聆聆然軍中號曰李大蟲先是桂州兒童聚戲衢路忽相驚走曰大蟲來至是果應刺其體作赤心殺賊字國朝兵馬副部署保州刺史呼延贊武人所為不近理忠實有胆勇常自言願死於賊刺其體作赤心殺賊字至妻子奴僕皆然鞍馬器用什物咸刺繡刻鏤亦為其字作破陣刀降魔杵鉄鞭鉄樸頭兩旁有又皆重數十斤乘騅馬緋抹額自

稱慕尉遲敬德之為人赴保州言於上曰臣服飾怪異所至之處觀者必衆願勅郡縣遣卒遮列清道上笑而不許服飾詭惟以遼州刺史呼延贊為馬步軍都軍頭領扶州刺史上謂侍臣曰此人頗有胆勇往曾從朕北征服飾詭惟朕以其惑衆欲斬之且車服甲冑自有常制豈當自異乎如尉遲敬德對御毆傷人雖有匹夫之勇亦有何用為將以忠實為本至道元年汝州刺史常思德辭歸治所對於便殿上慰勞久之謂左右曰思德事朕日固久今老矣當少壯之時甚銳健夫凡為將以忠實為本思德嘗領兵從曹彬至涿州會軍失利皆遺去思德以所部翼衛彬至德州謂人曰吾輩偏裨爾偶失主帥將何面目見君父用心如此可謂忠實矣立屏盜碑郭進攻赵居民進帥鎮兵剪除之部內清肅民吏千餘人詣闕乞立屏盜碑許之姚大蟲姚內赵太祖以西戎屢為寇抄選內赵為慶州

第六品中州從六品下州第七品後周八命州別駕正四品七命州四命州正六品

隋雍州置牧屬官有別駕開皇二年改別駕贊務以為長史司馬

唐職官志貞觀二十三年改別駕為長史永淳元年置州別駕

唐百官志上中下州別駕各一人武德元年改丞曰別駕十年改雍州別駕為長史高宗即位改別駕皆為長史上元二年諸州復置別駕以諸王子為之永隆元年省永淳元年復置景

雲二年始參用庶姓天寶八年諸郡奏減冗員罷諸州別駕其在京百司當入別駕者多處之朝列元和以來西河用兵偏裨立朝朱紫填擁久次當進及受代閒居者常數千人趣中書及宰相私第摩肩疾謁繁於辭語及韋處厚秉政復奏置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別駕以處之清流不雜朝政清肅

**投傳** 後漢周景為豫州刺史辭舊為別駕從事舊以處諫諍不合投傳而去注簿符也 **捕獲沙門盜金** 後周柳慶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失其金賈人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伏慶聞而歎之乃問賈人曰鄉鑰常置何處對曰常自帶之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宿者惟日者曾與沙門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特以痛掠自誣非盜也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吏速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獲盡得所失之金

# 長史

唐職官志見州牧門

五代職官志清泰三年中書門下言長史因攝奏正比未有官者送名

國朝淳化五年詔益王元傑可檢校太保兼侍中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鎮江軍節度使揚潤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堤堰橋道等使仍改封吳王翰林學士張洎上言今月二十七日制改封王以郡為國

管内營田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李蕤義鎮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
度事管内觀察處置押契丹兩蕃經畧等使檢校司徒
平章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
潤二郡建社為國正居大都督府之任又以正領節度
使豈宜却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為上佐矣或朝廷
且以長史拜命其如衙内又無副大使知節度事之目
倘或他日別命守將裨臨本郡即不知以何名目除授

寧交廣七州命處士劉麟之為長史麟之不肯屈親往迎禮甚厚 真宰相才 唐則天求宰相狄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 誤寵崔敬嗣 崔敬嗣為房州刺史中宗為廬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敬嗣以親賢禮待之供給豐贍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進擬御筆超拜省者數四後引與語方知誤寵訪敬嗣已卒乃授其子注官 別榻 孔休源為晉安王長史南陵太守別勅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畧佐名藩王常相倚仗常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長史孔坐人莫預焉 擇無如鄉 崔神慶則天時擢拜并州刺史因謂曰并州朕之枌榆又有車馬此日簡擇無如鄉者前後長史皆從重所以授鄉也則天為按行圖擇日而遣之 擇日遣行 前賈後張 張志愿中宗時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盜竊甚衆志愿一切皆獲杖殺之

渠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復開決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政在養人賈敦實咸亨中遷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時洛陽令楊德幹殺人以立威名敦實曰政在養人義須存撫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貴也德幹為之稍減不枉不漏張說字道濟敦實即位遷中書侍郎雍州長史景雲秋譙王重福於東都搆逆而死留守捕繫枝黨經時不決敦實令說往按其獄一宿捕獲重福謀主盡得其情狀其餘枉被繫禁者一切釋之屢宗勞之曰不枉良善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能如此

## 司馬

## 隋百官志

## 唐職官志 並見州牧門

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
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五品
秩五品歲廩月俸官足
以裨身食足以給家政康非
責無事憂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身謀則祿仕之優
穩者　政康非功政壞非罪祿優穩　並見
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高宗聞其方正甚禮之時將軍
史興宗嘗從事於范中弋獵因言晉州出好鷂劉齊賢
見為司馬請使捕之帝曰劉齊賢
豈是覓鷂人耶卿何以此待之　維舟月夜賦詩　蕭遘與韋
保衡同年登進士第保衡以干進無藝同年皆薄之遘
形神秀偉志操不羣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戲呼太尉保
衡憾之保衡作相撫遘之失貶播州司馬逐中維舟月
夜賦詩自悼慮保衡見害遽有神人謂之曰相公勿憂
予平常禦侮遘心異之過峽州經帝祠即
所見之神人也保衡誅後入同平章事　天下甲門素

為蘇州刺史司馬張沛者即侍中文瓘之子誼謁之曰司馬何事沛曰此得一長史是隴西李亶天下甲門也誼曰司馬何言之失門戶須歷代人賢名節風教為衣冠顧矚始可稱舉此老夫是也作時柱石見危授命則

則曠代無有何可說之

以為門戶沛懷慙而退 **御製詩以贈行** 賀知章因病上疏請入道求還

鄉里拜其子曾為會稽郡司馬令侍養御製詩以贈行 **善政表於能官** 韋安石為永昌令并

州司馬則天手制勞之曰聞鄉在彼善政表於能官仁明彰於鎮撫如此稱職甚慰朕懷俄拜并州刺史 **散將受正員** 有醫士崔環者自淮南小將為黃州司馬勅至南省鄭餘慶執之封還以為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是開徼倖之路且無關可供由是稍忤時相改太子少傅

**蘆生於室** 李仝忠廣

明申為棣州司馬有蘆生於室中一尺三節心惡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室生蘆無乃怪歟建曰蘆芽類德澤而

滋家有茅土之慶殆天意乎其生三節必傳三人公勉
樹德名無妄斯言全忠秩滿還鄉里事節度使李可舉
為牙將可舉死上章推全忠為留後朝廷
因以節鉞授之李氏父子三葉十年而已不宜治郡白居
易為太子左贊善大夫會有素惡居易者言居易作新
井詩言浮華無實行不宜寘彼周行執政貶為刺史詔
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
迹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

治中

漢制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
應劭漢官儀司隸功曹從事即治中也
辭對無變謝承後漢書陳禪為州治中從事時刺史為
人所劾受納賕賂禪當傳考及至笞掠無算

五委備加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釋 委腹心之任 魏志審配火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表紹領冀州委配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 月旦各言其失 太祖令曰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故耶自今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 荊州從事 世說習鑿齒溫深罷之年來三十用為荊州治中別駕謝牋曰不遇明公荊州從事爾 無車公不樂 車胤為桓溫治中有會溫輒云無車公不樂 當朝正色 晉書唐彬檄為治中別駕忠肅公亮匡救違闕盡規誨以納言不顯諫以彰主當朝正色焉 以手巾拭其面 江表傳孫權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獨稱疾不即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潘伏面著牀涕泣交橫權至勞與語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潘起下地拜謝 後漢任文公為治中從事時天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

大水宜令民預為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者到其日晏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滿水涌起十餘丈漂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洛陽主人周書趙肅字慶維洛陽人也早有操行知名于時獨孤信來討肅率宗人為援授司州治中粮頓不遺太祖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

## 主簿

漢制州有主簿一人録閤下衆事省文書

韋昭辨釋名主簿主諸簿書普也普關諸事

彈箏歌秋風俗說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桓玄閤下玄聞其善彈箏使呼之既至取箏與彈因歌

秋風意味殊遠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晉書
以此大奇之習鑿齒為桓溫荆州主簿親遇深密時時
詣習主簿家粟作粥餌飢人所活甚衆
曰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後魏韋朏少有志學業年十八辟州主簿
屬歲歉以家粟作粥以餌飢人所活甚衆

## 諸從事

後漢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二人本注曰都官從
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蔡質漢儀曰都官主百官朝會
與三府掾同博物記曰中興以
來都官從事多出之河内掊擊貴戚功曹從事主州選署及衆事別駕從
事校尉行置兵曹從事主兵事其餘諸郡國從事每郡

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

晉職官志

隋百官志 皆見州牧門

通典祭酒從事史漢魏以來置宋世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事自江左揚州無祭酒而以主簿治事

坐法失官 前漢鄔吉為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 揚子雲誠知人 揚雄少時從遊學侶而仕京師顯名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嚴君平德杜陵李強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

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強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

職事修理　續漢書楊球為幽州從事部分邊塞職事修理

白馬陳從事　謝承後漢書李憲于廬江自稱天子揚州討之不能得廬江人陳衆為從事白刺史歐陽歙請降之於是素車白馬往說皆降民人大悅共生為立祠號曰白馬從事

一州震懼　華嶠後漢書衛羽為州從事時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其勢大為貪放刺史第五種欲收舉之聞羽素抗厲乃召羽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逐至定陶閉城門取匡賓客親史四十餘人七日中紩發其贓五六千萬種即奏舉一州震慄

貴戚斂手避二鮑　鮑永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貴戚重永以事劾之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戚慎乃辟扶風鮑恢為從事恢亦抗直帝曰貴戚斂手

以避二鮑不發私書樊準為州從事臨幾介正不發私書聞有令問鍾離意別史夏君三辟意為九江從事三府側席夏君謂意曰刺史得京師書聞從事有令問刺史何惜王之爵不貢乎乃表為尚書禽盜在明法不在數赦潛夫論孝明帝時荊州既訖問何異聞對曰部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督郡終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從事耶對曰是也帝乃震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何以為茂才乃捶數百而切讓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是觀之禽盜在明法不在數赦

武力過人魏張遼字文遠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名為從事褚裒指孟嘉晉書孟嘉傳庾亮辟嘉為勸學從事褚裒時為豫章太守嘉正旦入會嘉坐次甚遠褚裒問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之裒歷觀指嘉曰將毋是乎亮欣然搜揚翹楚匪蘭弗刈羅含別傳庾刺